



歐虞部文集卷之四

嶺南歐大任楨伯甫著

序

六藝流別

六經者聖人所以啓天地之秘明人倫之敘而究萬物之宜也孔氏之徒傳而習之述而効之自源徂流濬一達萬則爲藝焉若子夏之序詩公孫尼之記樂商瞿之訓易左丘明之傳春秋以至禮纂於戴氏書闡於伏生六藝備矣易變而爲老莊詩

變而爲楚騷書變而爲秦制禮變而爲綿葛樂變而爲新聲春秋變而爲史記蓋亦氣運升降之由也厥後詞人互相祖襲方其翫素窺玄廣蓄德之閔度鑄思抽緒奮摛藻之異能孰不謂人韞茗華家藏明月然究其標鵠之志或殊放浪之懷靡一是以序錄之家品裁精核銓綜詳審夏璜以一類而捐和璧以微瑕而廢卽蕭統所選鍾嶸所品例於王微鴻寶任昉緣起諸編固亦存什一于千百者也然而識異辨澠之真知之決聰慙顧曲無聽

熒之審未能衡鑒百代原本六經則纂類之學亦難矣哉吾師泰泉先生辭榮金馬高臥碧山集儒書之淵藪導學子以津梁嘗曰精一博約聖賢之道也川流教化天地之德也非求之于萬殊曷貫之于一致乃閔九流之橫決厭諸家之紛紜括綜百王上窮黃帝馳騁千載下迄有隋撮史籍之英華漱詞林之芳潤因體定篇泝源聖蘊斷章摘節彙集羣言搜隱側則宮闈不遺闡幽潛則芻蕘必錄三復斯編信學海之鉅觀冊府之淵匯也譬之

疏導九川功同神禹流異其派派別其岐畎澮滌
滌蹄涔濊洑雖殊潤澤之利皆出崑崙之源故不
曰經而曰藝者示人返求也視彼補亡之徒事贅
疣續經之妄爲僭擬詎可同日語耶鈇摘旣就殺
青斯竟某也爰因校讐之役輒敢論著先生述古
之志云

先君沙洲先生集目錄序

先君沙洲先生集四卷嘉靖戊申秋先君棄諸孤
庚戌大任在禪始能啓山笥錄遺札聿成斯編於

乎傷哉先君五歲喪我祖母七歲喪我祖父苦於
家貧受書里塾不能就博士業伏臘魚菽之祭泣
如孺童於是作思親賦病林賦以見志懷鄉先哲
每誦張文獻余忠襄崔清獻陳白沙之行誼走韶
廣求其祠謁焉作曲江辭武溪菊坡江門諸詩中
歲勤於耕稼貨殖僅有蓋藏隱居教子作築室記
箴銘數十篇廣蓄四部書日於小樓汎覽忘食對
酒則歌陶杜詩以樂賓有雙洲穫稻佛澹暮歸臥
病大崙山中春日洲上之作頗聞於郡中黃太史

賦沙洲草堂四時詞寄焉所交不慕權貴多海內
畸人逸士吾鄉則與蔡嘉父李子長余文通霍宗
厚最篤而方外之游則大梁之王長公衢州之李
廷器翁安國江西之蕭伯成伏牛之曇禪師鐵柱
之耿道士也故有蘭襟錄今亡矣先君之學不苟
從人恥立門戶答劉侍郎寄定性書惜不及一見
整菴先生云嘗欲與里中關慎夫兄弟黃希達李
國彝黃宗吉及宗人之賢者行藍田呂氏鄉約爲
社倉以周鄉人屬疾不及成其志具見於答鍾默
夫借穀書中先是庚子春家遭回祿先君詩文章
在東廂者焚十之六七如海上農書菩提志吊張
尚書墓賦戒酷吏文瓊海招魂詞贈霍生隱西樵
序移梅記澳口釣魚記喜余子南歸嘲李子長約
游江門不果十五詩可憶其題而亡其詞也過庭
之暇間請先君記而筆之先君曰卽諸草盡存亦
祇堪覆醬瓿耳學惟躬行之爲貴不在文詞萬石
君父子何嘗與枚馬諸生抽毫競藻哉小子志之
嗟夫先君賚志沒矣大任哀痛之餘懼不能嗣承

素業又不敢汨沒其所論著也謹拭淚焚草墓下
并述其大畧焉

思玄堂集序

余不肖幼跣跣好擊劔蹴鞠不能耒耜先君沙洲
先生方耕於南海上意不憚也家故藏書頗有三
千卷力田之暇敕使誦讀眎以躬行不操切於進
取爲急於是不肖爲諸生朝夕馴謹稍稱先君意
嘉靖庚子度嶺至金陵踰年思侍庭訓不能遠游
歸以橐中草跪上先君笑曰是兒殆欲世吾山林

枯槁之業乎因教以古歌辭及陶杜詩且命其與
雅游諸君子習也久之不肖竟不第而先君亦棄
養矣卜葬課耕恒往來大崙青蘿西樵羅浮間庶
幾山林枯槁之業不至廢墜壬戌貢上京師先走
伏先君墓下嗚咽謝不肖死罪視橐中殘草戊申
以前皆先君窺定不敢棄也命李英分類錄之并
及戊申後十五年之作都爲八卷藏諸思玄堂因
名集云嗟乎析薪之子負荷誠難弓冶之家箕裘
已慙矣俗云力勤十頃能致嘉穎不肖何有焉敢

國朝詩文集 卷之四 五
謂猶賢於擊劔蹴踘者哉

珠江賦別詩序

仲弟衡仲之游江西也余與季弟送之海珠江上
乃陳君謙鄭克一陳夢庚黎子翰則各以祖餞至
是日也氛翳肅清霜日晶映江風蕭然木葉槭槭
蓋有感乎悲秋之懷也觴竿交酬舟楫候發念言
離別愴爾在今於是夢庚賦匡廬克一賦湓浦君
謙賦鹿洞子翰賦滕閣余賦孺子祠季也亦賦彭
蠡之篇余乃覽而歎曰嗟詩之道不可以已矣夫
假物諭志詩之原也然餞送有詩自烝民韓奕始
四子之賦別也豈非假物諭志者耶而諷警存焉
猶古道也夫匡廬彭蠡吳楚之望也湓浦源泉也
孺子祠滕王閣白鹿洞者文獻之會也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衡仲行矣可不念哉

送吳約卿守太平詩序

余觀漢初循吏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
而民從化儒者益通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飭
吏事所居民樂去則見思此廩廩庶幾公儀休孫

叔敖廉讓之風矣然仕者恒重內輕外何也汲生爲謁者使東粵使河內能以便宜發倉粟振貧民爲中大夫能戇直切諫異日召拜淮揚太守則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豈中外之勢殊耶宣帝之世厲精治理刺史守相往往召見質考名實治有殊效輒下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封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表異者以次用之於是天下守土之吏靡不烝然起也漢家中興之盛海內實多循良殆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扶一轂乎今 天子明聖

百執事奉職多暇學士大夫莫不欲峩冠影纓於闕下而臺諫外補亦以爲棄遠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其與汲生之意同乎奚不思出入均勞之義也余嘗歎諸生治經時皆誦法孔孟鄙薄申韓及得一官假一郡則廉靖不著風化不聞惟鞭笞其民日魚肉之甚則左右攫取思盈其橐中裝也斯於經術何用曷稱吏治哉吳君約卿爲御史奉命按畿內及河南山東二省上疏論馬政紓疲民百萬戶之力惠至渥也此何殊曩昔東粵河內之使

國朝詩文集 卷之四 七
耶三年竣事狀列官屬舉賢劾貪 上是其言下
之廷中諸老先生誦之奏牘風生雲英英起矣是
時 上以吳越甌閩甫逐倭夷思鎮撫留畿諸大
郡爲豐鎬計指數二千石多無善狀乃於臺中出
約卿守太平約卿知 上意所注念也卽日驩然
戒行夫太平爲江左三輔蓋股肱郡也約卿豈敢
薄淮揚哉余从從約卿游知其經術最深必不徒
以柱後惠文治之矣爲贈四章諸公念離申臆咸
有所賦而余以乘韋先之云

青門山人七闡序

余聞青門山人久矣嘉靖癸亥余至京師始識山
人甲子秋山人著七闡成詣余請序余與山人在
江海爲晚交於詞藻爲前匠辭不得乃序之曰夫
七竅所發發乎嗜欲蓋天下之必情也枚乘七發
厥爲雜文之一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警沉溺亦
至矣辭雖甚泰誠不沒其諷諭之義謂先騁鄭衛
之聲曲終奏雅非此類耶自茲以下屬文之士傳
毅崔駟張衡李尤桓麟劉梁陳思王粲之徒作者

國朝詩文集 卷之四
紛焉綜而論之七激七依之清要博雅七辨七款
之纏綿結采七說之縟麗爲工七舉之巧艷迭出
七啓取美於宏壯七釋致辨於事理自張協七命
以下左思七諷以上大都高談宮館盛陳畋獵數
珍綺之服饌羨妍媚之聲色游閒公子任俠之徒
莫不聳體搖骨迴慮洞寃矣賦者將以戒淫麗此
不幾於勸耶唯崔瑗七厲敘陳賢哲歸以儒道殆
七林中之卓絕者也山人本名家子不樂仕進少
好奇游足跡殆遍天下所交皆海內魁壘之士觀

其七闡所引筆區雲誦詞源波激周流慾界類隱
居之放言蛻解氛濁亦大人之遐軌豈誠列仙之
癯游戲人間者與昔枚臯以敏捷應詔東方以詼
諧取寵山人非不可操管持橐陸沉金馬也又獨
不能如陸賈之交驩將相樓護之遍游五侯乎寧
甘於澹游力於詞學志蓋遠矣山人將歸錢塘余
亦薄返嶺外勉綴斯文以當抗手雖然九歌之引
何取王逸三都之序曷籍張華山人毋亦嫿於余
哉

楚望集序

德清戴君伯常詩二卷蓋初仕京師時作也伯常先人良醫公提藥囊事 獻皇帝於興藩因家焉楚望臺其游息之地也集因以是名云正德末伯常從 今皇帝龍飛江漢錄先人功授錦衣衛千戶進指揮僉事顯矣然每飯意未嘗不在楚望下也夫丹林綠水之游果可以繫碩人考槃之念而鍾鳴鼎食之歡固不能奪嘒嘒躑躅之思哉嘉靖初 上方興禮樂以登闕至治而伯常官禁近備

宿衛親睹郊廟禮儀 聖明制作之盛退而歌詠頌述殆有意於樂府協律之作兩從上陵每在鈞陳鹵簿中復扈 蹕幸郢涉鄖鄧望沅湘尋童稚釣遊之地登降沿洄游行眺聽瞻枌榆而攀桑梓獲與里閭父老子弟伏承 宣諭以爲湯沐光寵是時蓋亦忼慨於大風雲起之歌而希艷於陽春白雪之曲矣居京師周旋統綺間非其好也問學於大司馬聶公而時時從臨清謝茂秦濟南李于鱗長興徐子與武昌吳明卿魏順甫諸君游暨余

至則伯常隱名跡遠權勢逍遙園居實辱交焉每
過海壽亭恒把酒賦詩紀 皇恩述先德相與談
郢中故事悠然於石城京嶺之外間以是集命余
爲序余聞張子孺漢宿衛之臣也謙退忠謹夙夜
不怠將軍封侯天子親焉施及嗣人延壽千秋繆
侯武始咸有敬侯之風漢人謂功臣之世保國持
寵未有若富平者也伯常魁岸鉅人文武殆將爲
憲其子孫多賢蓋楚望基之矣謂爲今之富平非
耶

送徐子與赴長盧序

余踰伏嶺外聞吳興徐君子與名籍甚所交友多
海內俠烈奇士癸亥春余渡淮河過平輿之野人
行而歌曰植我禾黍陂鴻邠今之徐君漢鄧牧教
我子弟綜古文漢之歐陽今徐君時子與方守汝
南也比入部子與則觴余於表臺之上譚藝賦詩
恂然一儒者及至京師聞子與已被播南歸天目
山中矣而真陽周令汝南李生北來數爲余稱子
與諸治狀均徭賦平訟獄禮耆俊興學校祠漆雕

氏黃徵君許何二先生以風示郡中吏治蒸蒸有西京循良之風具載於曹藩伯劉給事所撰去思碑中與余所聞於輿人歌頌罔殊也夫學士大夫服習詩書誦古昔稱先王人人蓋能矣至釋草屨綰組綬輒悖謬於六籍而壞棄其官常者不少子與固嗜古博物之夫侍從詞賦之所優也卽剖符兩郡允爲良二千石不亦干將之所已試而豫章之所稱材者耶然不免播謫余莫之究竟矣往余睹前謀賈生少年喜事改定制度草具儀法絳灌

東陽侯之屬盡害之董子廉直惡諛公孫丞相張廷尉每嫉忌焉今子與質性醇厚經術最深廷中諸公卿挹獎奇材什九推轂主上方英明仁聖知子與無罪薄謫爲長盧鹽運判官蓋與江都長沙之事不可同日而談矣子與俟譴闕下時時從諸故人游擘脯飲酒無幾微遷謫意日以益驩其赴長盧也諸故人餞之郊咸有贈篇顧繾綣不忍別去余交子與最晚而子與視余不在諸故人後其繾綣猶諸故人也輒起爲壽曰子與第行聖

國朝不次拔擢內名將至舍人趣且治裝矣

吳越游稿序

丈夫之生於閨闈也有桑弧蓬矢焉固欲其遐陟四極雄視八荒不齷齪牖下也然人各有志游亦匪一雲臥與陸沉異嚮乘輶與躡屩殊科惟高逸之士解體世紛取其適焉非必枕流漱石茹芝餐霞也已故莊周魚樂於濠上伯鸞鴻冥於吳門仲子栖遯於於陵魯連長笑於東海此豈可與蓬蒿自掩閨閣不窺者道哉鄞人沈嘉則余君房沈

肩吾海嶽之幽居者也乙丑之秋覽遊吳越著爲歌詩丙寅仲夏余與肩吾邂逅江淮之間出其草爲余誦之篇篇奇絕信可以寫攬勝之逸韻攄懷古之幽情矣卞長卿因遂刻焉來問余序嗟乎佳哉茲行是余固所欲游者也三子上會稽探禹穴立夷使者之書固在歟尋葢嶺禊蘭亭問東山之隱居王謝之風流尚存歟躡天竺泛西湖觀潮錢塘萬弩猶射江否歟憇虎丘登姑蘇之臺可望越來溪歟過京口陟金焦曾酌中泠之泉讀瘞鶴之

銘歟廣陵尚有中散之遺音歟淮陰舫漂母之風
義歟笈中之賦奚未及此也三子異日沂淮亂河
采觀風謠於梁楚秦晉燕趙齊魯之墟余雅有禽
尚之懷尚能執鞭弭以從事於中原也長卿其爲
我訂游焉

送姚太史再移常州詩序

秀水禹門姚公以癸丑進士高第改翰林庶吉士
授編修守太史八年海內文章家知有姚太史久
矣癸亥春大任至京師時公被播岫判六安州乙

丑冬量移揚州司理丙寅夏大任爲江都文學掾
始得以屬吏事公於廣陵公一見握手歡如平生
每於文行相規職業相勵暇則引諸生譚經術咨
世務今再移同知常州夫謫吏往往不親民事自
放於山水之間江州白公几席廬阜柳子在永賓
客冉溪軍府大吏恒優容之不以爲異公所署則
法曹也飲冰茹蘖不以家累自隨晝親鞠審夜視
文書篝燈漏下三十刻乃休讞重獄亭疑法或終
夕不寐於病者死尤加之意爰刻急救良方明

冤節要一書傳焉當其時從螭頭豹尾之下豈知
鞭笞案牘之勞今也評議金科玉條之間不少馳
天祿石渠之想是其心肯中外易視夷險二節哉
且三尺法非理官可出入傳比者也我 聖朝監
古又民律例具在非有秋荼凝脂之苦且密又非
如執秩僕區之以時改而更也司寇廷尉分掌邦
憲而州縣之獄則成於郡之司理司理者又司寇
廷尉之所取決者也刑重大辟獄貴初情蒼鷹乳
虎太息多矣公於此故兢兢盡心焉足以導迎和

氣保養萬民卽一日秉樞軸贊密勿邗隆之治可
睹矣何有於常州哉歷試劇繁固公大受地也公
實出今少師徐公之門廣陵之業其相譜之在延
平與江都諸生張躍鯉輩皆公所授經者因相率
賦詩送公東行俾大任敘其所欲言者於簡端云

廣陵懷古詩序

余至廣陵旣三月諸生譚經講藝者時相過從未
始治游事秋且盡矣朱明府仲開自真州來郭山
人次甫自焦山來陸秀才無從邀游禪智寺飲蜀

井泉讀楞伽經甚適步上蜀岡尋大明水平山堂
余因謂二三子曰岷山之下江水出焉其山自岷
冢之北迤邐至楊州而江經三峽合漢水東南連
楊子津魏帝所睹波濤而歎南北者也東望海陵
則吳淞煮海爲鹽之地也北望高沙則秦人發郵
之亭也西望邗溝則夫差通江淮以入中原者也
董井以董生著名埭以謝公名蕪城以鮑賦存梅
閣以何詩顯軸以崑岡卽崑丘也號爲吳公卽弩
臺也竹西歌吹非北折茱萸灣之路乎瓜州帆檣
非南指京口三山之處乎迷樓螢苑九曲池玉鈎
斜非隋家大業之遺跡乎瓊花芍藥之觀與圃猶
巋然在乎余願從二三子翩然游焉遂與仲開次
甫無從賦廣陵懷古二十詩馮汝行黃定甫吳子
化邵長孺趙敬辰和之如其數嗟夫余海上客也
青冥黃鵠將搏扶搖超鴻蒙二三子能相期於寥
廓否耶

余山人集序

正德嘉靖間五嶺以南蓋有余山人云山人性警

悟幼卽覽經史諸家言旁及釋老醫藥堪輿龜策
兵法劔術時以翰墨丹青自娛壯稍跣跣任俠不
治家人生產獨喜賓客好遠游以故齋用踰溢無
蓄藏度嶺過江浙窺湖湘沿漢淮汶泗馳驅齊魯
趙魏北抵燕都貴近愛其才欲官之授以冠服不
樂就去家歷數載乃披褐杖策恣迹名山登太岳
恍若列仙翩翩然下尋齊雲巖躡三茅峰遍匡廬
武夷天台鴈蕩之勝遵甌越而歸所交皆海內鉅
公名士無問識不識咸知有佗山人矣歸始卜居

粵秀山下草堂蕭然所藏古圖籍鐘鼎彝器金石
篆籀之刻甚富而貲日益貧四方之客索詩求書
者踵至晚乃自號爲隨時老人嶺南布衣縞帶多
能詩率難名家而人士往往稱佗山人詩云夫龍
蛇之蟄或在泥淖莫可測也不然何以隨時而變
化耶鳳凰翔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必隱而不出
鳳之德亦衰矣故梁鴻五噫出關寧賃春於伯通
龐公白首鹿門必使其子祿仕於魏山人其梁龐
之匹與山人旣沒有子曰嘉詔博古績文克纂家

學既成進士試令合肥手錄山人詩四卷卽縣齋刻焉貽書謂余曰子先友也非子孰序父詩者余感其言因譔次其侷儻任俠之奇以見其志嗟乎掛劔隴丘庶不負延陵夙心之許聞笛鄰舍其能無山陽舊侶之懷耶

竹西十一子賦別序

新安吳子叔承客於廣陵與姑蘇陸子十一人爲竹西山社之會暇則相與綜覽千古研討九流抽秘簡於羽陵發藏書於大酉揮斤庶鼻堊之可斲運精期木雕之自飛競力銳思月修歲積染人濯錦蒨茜寧辭鳧氏范鐘爐錘詎廢於是品隲古今則各出其雌黃之論杼引辭賦則借辨於子墨之談隱居足以放言考室而丹腹已飾明揚足以待用鍛羽而文采愈彰所以驅策詞章砥礪德業庶幾服先聖博奕之規息古人闐闐之喻矣豈但狎志山水並灌呂安之園冥心玄談共佐稽康之鍛而已哉或以爲胠篋雖珍非時所售章甫雖貴豈俗所宜猶荆玉之不可抵鵲而都蔗之不可爲杖

也不知勸掖博文尚爲賢於遊戲之徵逐觀摩浴
德似差勝於性命之虛談纓荷佩蘭之夫握瑜懷
瑾之士亦各明其志而已惟過滋離索交難久要
盍念德鄰之不易敦肺肝以共盟斯爲惡與是會
也莘兒與焉江秋戒寒霜蓬乍散吳子問寢促歸
諸君分題賦贈莘兒跪上其筴欲大人之有言也
余重其行因敘嘉會之可稱亦以要之將來云爾

送郡司理余公擢刑曹序

我 皇上嗣大歷服鋪太和于寓內思與郡邑崇

鄉里之化詔下溫厚爾雅恩施無窮而欽恤惟刑
內而司寇外而司理率用長者於是束濕之法不
行而次骨之吏弗進矣廬州三輔郡也仁和余公
爲郡司理公誠慤忠直廉潔精明其爲政也嚴而
不苛慈惠而威斷法謹五刑辭聽兩造讞獄至于
再三郡中稱平居三年與二千石燕陽呂公長樂
陳公正風俗尚教訓表孝弟行誼立租賦條約修
治學宮春秋饗射陳俎豆罇壘鐘鼓管籥因示民
冠婚喪祭之品節曰法令者治之具非制治之原

也又時時從部使者行鳳陽淮安維揚諸郡所至延見父老問民所疾苦爲勸導和睦親愛遷善易惡之路列郡人人又莫不奉余公教不知其爲法吏也 上知其文無害召入爲司寇尚書郎談者謂公行能高宜在諫諍列獻納封駁可以敷奏其啓心沃心之論顧可但爲刑曹耶余聞之曰不然此 聖明之所以深知長者俾佐大司寇以弼五教夫欲息澆嚚之風悖樸厚之化豈刀筆之吏深文巧詆者之所能哉且民之多辟久矣不以禮義爲之隄防顛事慘急而法令明察非詔書之所以訓忠厚示矜恤也卽民不幸麗於法求其生而不得爰書訊鞫亭疑論奏不以鷹擊爲能此非君子之所當盡心者耶故刑罰中則可以導迎和氣而培植國家千萬年之祚者端在此矣余方恐不得如余公十數輩布列西曹顧以華散閑劇爲公念哉西曹卿相地也 上明見萬里已察之於廬陽三輔間矣公且行其屬無爲守焦君六安守王君合肥令余君輩辱委贈言余知公故長者幸爲

上所擢然則治獄者又何貴于爪牙吏虎而冠爲耶

幔亭集序

閩在海中西北有山曰閩中山卽武夷也漢祀有壇祭以乾魚著矣著矣余家揚越與武夷差近曩欲一游庶幾獲見至人焉迺不果東每海霞朝生意未嘗不在幔亭下也嘉靖末於廣陵得雲中陸生陸生故好游頗不與余殊指余旣隨牒光州陸生送余別曰先生西游梁弼亦從茲遯矣無何其

友人顧憲使益卿有七閩之役謂陸生曰足下斤斤守環堵何無丈夫風雲氣乎使鳳而笈鷓鷃曷異使驥而繫跛驚曷殊僕敢以武夷三十六峰邀足下也陸生於是從而南問無諸東冶故城尋樓船將軍兵所從出之路因登武夷越七八月返廣陵函其所爲詩寄余曰弼不自意先先生東游武夷君無恙子騫頭顱如故十二仙人往往娛娛於瑤草白鹿間虹橋天半若聞太姥呼曾孫前拜焉大隱屏五曲溪上有釣磯茶竈先生得無意哉余

區虞部文集 卷之四
誦其詩竊沾沾喜歎人吳虎臣自武昌來廻環吟
諷持觴爲先生壽謂似吳客寒濤語云余題之曰
幔亭集於是報陸生日奇哉游乎毋論高嘯幔亭
俯吸滄海其東可攀岱嶽其南可揖羅浮安所稅
駕耶夫敝車短策造父不能致遠枉矢弱弓逢蒙
不能中微汎覽流觀固難與一丘一壑者道也陸
生勉矣異日之業旣非數十詩所可窺然恢奇瓌
詭跌宕飛揚之旨不足稱雄一時耶夫鷗之化爲
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斥鷃翱翔蓬蒿小大之
辨也余見九萬里將自一息始也陸生勉矣

送江都方侯擢吏部考功郎序

海內承平士大夫率重內輕外文學之士多厭簿
書而簿書吏亦笑文學故經術不以飭治而俗吏
之弊滋長者不以臨民而巧宦之途啓曩昔銓衡
之司所以風勵天下者余蓋難言之矣嘉靖末余
始得江都學官適南陽方侯治江都之二年會
皇上新卽大位二三大臣日贊密勿精核郡縣長
吏以嘉惠元元頃入覲闕下每延問百姓所疾苦

冢宰又時時咨訪四方人才計畫便事郡縣長吏治狀異等者因寵別之茲非舉政務之要示風勵之端與然斯時冢宰已知江都有方侯思辟以爲屬矣先是方侯於戴星堂謂余曰士遇時矣報主爲難吾乃今益知郡縣吏之爲急也士大夫汎覽博記顧何關於躬行雄辨高談顧何益於政務簿書操切顧何濟於時艱中原罷苦宜及時生聚休息而節其財力嗟乎余誠服其言已江都劇邑也侯條下便宜數十百事其大者省里甲之費審

徭役之編立征賦之期定夫馬之例革鋪行之弊嚴保甲之防暇則與諸生講業學宮察舉行誼斯又豈當世所稱治行者類哉居無何 詔徵侯爲吏部考功郎談者幸超擢異常格而懷德感別則又若不能釋然者余不以遷敘顯要爲侯喜燕妮悵戀性又不習郊餞之日侯顧余曰子何可無贈策也嗟乎余奚能言卽言之亦侯咕咕之餘耳況筆札之夫曷敢言天下事余聞蕭望之試三輔黃霸起潁川召信臣宰穀陽卓茂令密此其人由郡

縣吏封侯拜相者也當是時民烝烝嚮富庶孰非循良之効哉亡論前代我明公卿最著者南陽稱李文達王文莊二公功名炳於吏部初何嘗握彤管與文學競業耶侯行矣持衡鑑以待天下士知必以郡縣吏爲急也夫經術明則吏治飭長厚進則風化成否則一文吏斥一文吏在日察羣吏之治以求其文無害不可得也侯卽薄漢人而不爲其無忘南陽先聞人哉戴星之談庶其念之余教無善狀將漁釣於南海上以觀南陽相業之在今

日也

適燕稿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謂之詩古者諸侯卿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而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圖政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漢魏以來班彪北征潘岳西征袁宏東征皆敘述弘麗逮乎聲詩則陳思入都爰有應詔陸機赴洛亦詠承華蓋假翼鳳條濯足龍淵豈能以棧石星飯結荷

水宿爲勞耶友人楊子肖韓釋服北上視余篋中諸篇皆行役所作其宣離述征敘游覽物及贈答紀頌無不備載零雨自東姬公寓感極浦忘歸楚臣悟懷游戲宛洛殆驅車之懽娛西登灞陵誠回首而瞻戀矣此肖韓稱詩所喻之志也不然則燕市故俠客酒人地也寧無擊筑變聲歌者豈肖韓鳴盛雅音乎余因敘其大都如此云

西粵藁序

粵之西襟帶萬里皆趙光居翁所封而監之舊壤

循右江踰潭中而爲宜州是甌駱都會天門之山迤邐合南丹東蘭千峰萬嶂峙如列戟水自蒸湘南下古漏洛濛重洲淺渚澄溪急瀨楓柎篁竹蒙籠蕭慘禽鳥走獸多異狀宜州尤粵西隩區也姚君繼如爲宜山文學游柳慶頗久講授之餘以其隙挾千古之書而誦之於卦繫風雅典謨訓誥禮樂春秋深究其旨左國莊列及楚漢騷賦無不倚撫評騭發而爲詩大都眺覽幽勝舒導蘊積擬古詠懷以至寄贈酬答殆數百篇怡然忘乎鉛槧之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四
三
爲勞苜蓿之爲淡荒僻之爲困留滯之爲从也余
惟詩之必本於性情固矣昔柳子厚之守柳州也
自儀曹至黃魯直之寓宜州也自史官至二子者
詎但不能忘榮艷於曹郎館職已不勝夫河東豫
章之思一則東亭闢荒且治山水之可游者以適
其樂一則南樓引望書范滂傳以寄其懷未必怡
然於粵西也姚君衿度夷曠韻調暢朗讀書樂道
興致閒遠其起文學掾而翰林小史已又爲御史
大夫屬去粵西有年矣人士猶然傳其詩而謳之
每得其溫柔敦厚之趣於榛篠荒逖之外豈姚君
之興詩于粵西將粵西因姚君之詩而重于世謳
者轉而上聞百粵可風也寧論河東豫章哉

葛生詩序

嘉靖末余於廣陵得葛生士修時陸生無從李生
季常偕從講藝郡中葛生始冠朗秀士也州大夫
薦於督學使者將籍名就博士業葛生謝去絕不
爲括帖語一意嗜古而與陸李數子習其學非史
漢三國六朝至開元大曆亡闕也斐然著作聞於

江南北於是海內無不知竹西有葛生矣葛生居東海上故善病日下帷不倦渡江登金焦禮三茅及杖馬箠趨金陵謁高皇帝舊都欲北涉燕薊南訪羅浮以病肺未果所著已有海居浮槎行藥倚劔諸集余從汝洛還南海無從計余曰葛生死矣其兄士隆彙諸草刻爲葛生詩不遠數千里屬余序諾之而未有以復也比來留都士隆申前請余手其詩呀噉久之嗟乎葛生已矣昔翰卿藻客往往天其天年文考蹶於靈光輔嗣摧於善易子安沈於漲海長吉隕於玉樓千古傷嗟然異代可解不謂親覲如葛生也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其葛生之謂乎夫死等耳世豈無祿位烜赫文采不著于春秋卽修齡無恙若曹蜍李志已奄奄似泉下人彼其就咫尺之書爲一家言揭日月以行雖藏於名山可也嗟嗟金石可泐竹簡竟傳葛生其不死哉

歐虞部文集卷之四終

歐虞部文集卷之五

嶺南歐大任楨伯甫著

序

送大司馬兼御史中丞元洲張公督撫兩廣

序

唐虞三代之治其上下謨謀豈不欲聲教四訖思
際乎覆載之所極照臨之所屆而或限於德威之
所不能及禹征有苗南仲名虎平江漢遠不逾荆
徐而薄伐玁狁亦至於大原而已今 國家淮海

經倭警防遏最嚴而邊徼之地西北則防胡南則
粵之防夷蠻故三邊兩廣天下稱重鎮焉蒼梧開
府蓋自成化中始賜履所及疆域已斥授鉞專征
體勢最隆視曩昔置尉建牧五管諸路之制有加
將吏士農及羈縻之屬拱伏聽號令於麾下戰戍
糧餉屯營枝擊樓船飛騎水陸百萬之衆皆俟指
揮而東西慶賞刑威赫然稱盛矣 皇上嗣大歷
服虞周之所未致漢唐之所未服者咸浸漑於膏
沐之德震懾於神武之威是誠千載一時也南顧

重鎮必石畫之老淵謀之臣以臨蒞之於是 簡
命元洲張公以大司馬兼御史中丞自淮揚督府
往履茲任公夙以兩浙之名德負四海之重望頃
者飭兵潼關節制陝右西北救寧繫公是賴今余
幸於淮南獲事公焉每見其秉老成持重之猷攄
垂久俟遠之慮講軍實詰戎政總文武之揆而以
時舉陳常耀武之規淮泗江海之防實倚公如長
城焉以此鎮邊奚患不固以此致武奚患不克於
兩廣乎何難哉然余聞之南北皆邊防也而粵之

防夷蠻也異於北何也胡之備在千里之外粵之患在蕭牆之間也五嶺以南谿峒林箐之蠻與諸郡形錯壤接島夷則出沒海上獸集鳥散亭堠烽燧之所不能設甲楯戟矢之所不能支舟楫哨望之所不能守也粵之民且苦於荒歉疲於征斂亟矣驅饑寒凋敝之人而責其宣批亢擣虛之能效執訊獲醜之力豈不左哉閭閻給足軍旅燁赫知在籌畫中矣公之勞烈壯於關陝風猷裕於江淮先聲服人已从兩廣誠非公之重以臨之不可也

昔馬援平徵側徵貳與民約束駱越人奉爲馬將軍故事異時夷蠻綏靖嶺海謳歌歸贊密勿輔相天子必有輝映簡冊如益贊數語載於虞書江漢常武列之二雅伏波之事豈足爲公道哉余也尊俎末談敢曰贈策社稷之役誠旦夕望公矣

送郡博士海浮馮先生擢保定別駕序

馮先生家青州北海人也余家嶺外爲南海人曩從京師獲交馮先生無何馮先生拜博士司教潤州余以文學掌故來江都夾江而居弦誦聲相聞

一 家門人執經互相往來自惟教無善狀歲糜官粟時時撫几思馮先生也夫青齊以傳經聞自西漢已然矣易自田何書自伏勝魯詩自浮丘伯齊詩自轅固大戴禮自徐良春秋學自胡毋生之後多琅琊千乘濟南淄川東萊不其之士經學斌斌盛哉馮先生以明經起家冠冕詞林棟梁文囿德在彤管業擅青箱久矣潤州及門之士方幸六經得所師承而保定之命已下姑蘇陸子華父廣陵黃子定父故與馮先生雅游若有愠焉則謂余曰

馮先生卽不以宿學入侍講讀亦當召補丞郎何乃倅郡也余告之曰郡邑吏之用經術士古也士欲嫻習吏事周知民間履山川之險夷稽戶口之息耗差錢穀之盈縮閱甲兵之脆堅錄人才之否藏論風俗之媿惡於以紆畫展采胥奠萌眊此出入侯衛所以宣力四方也不然則經術奚用焉況保定爲郡倚三關控幽薊昔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則椎埋乾沒之姦肆行都市鴟張藪澤往往而有別駕佐二千石行事平租繇之征察爭訟之釁設

什伍之法導禮教之風夙夜奉 天子明命以效
奔走將邦國是殿又何屏翰之爲勞乎他日徵郡
邑吏之明經術者入補公卿之闕自三輔始舍馮
先生而誰也二子以余言往覘馮先生則見其忻
然治行且介二子問言於歐生嗟夫余膠於經學
者也何以贈馮先生然士大夫寵近而遺逃喜逸
而暉勞托鴻漸之翼而眈虎視之私視蓬華所治
經學弃若弁髦世之敝也可太息莫甚於此矣余
與馮先生同有所概於中然則戀禁闥之親而薄
淮揚之寄榮少府之近而愠馮翊之移是豈余所
望于馮先生哉

石刻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序

歛學佛人慧光入金陵棲霞寺修起般若堂築說
經臺刻四十二章經矣復彙次所謁翰林待詔文
公徵明等三十二人手書金剛經鑄於石遣其徒
自月屬余序序曰天一生水金在其中生天地先
存天地後歷度萬劫佛性不移經之所以喻金剛
也大都以破相爲宗了空爲義觀有爲法六如皆

妄如如不動法身寂然先天地而不爲始後天地而不爲終明了自性堅固不壞可以脫離輪迴永超生死其福德勝於恒河沙世界何論七寶布施哉五祖大師云但持金剛經卽自見性成佛六祖大悟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茲其所以爲上乘頓教也已余聞佛與衆生同此般若也衆生不能自悟佛心慈悲普與衆生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一歸之衆生自性自度實無衆生如來度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切諸

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則此經之功可知已雖然佛覺也覺卽是性自性中有如來如來豈可外求般若波羅密多豈外於自性哉故三千大千功德在自性而已矣世尊與長老須菩提一時覺已覺人卽南之閻浮提東之弗提婆西之瞿耶尼北之鬱單越無不彌滿迷則佛衆生悟則衆生佛也善男善女能持是經心燈作供不生不滅堅如金剛寧不爲自性如來成就無量無邊功德豈但利於一時且將徧及於千萬

億劫矣是經譯於鳩摩羅什而五十三如來之後
解者八百餘家新州建業南浦武夷壽州俱有石
本柳公權所書尤著汴宋時富弼賈昌朝諸人分
寫勒之堅珉今日皆漸沒矣慧光開林結社爲攝
山成不朽盛事殆竹栢之懷於禪誦妙遠仁智之
性共山水效深有得於祇樹給孤獨園者此余與
諸老先生所以樂爲之書也歟

壽鄒母周太夫人序

嘉靖癸亥余至京師獲識關西蘭谷鄒公時爲納

言及轉廷尉猶數侍讌游每見公意念未嘗一飯
不在淮以南也蓋太夫人在揚州云未幾余以文
學小吏來江都隆慶戊辰公進御史中丞總理江
以南九省屯鹽省覲廣陵余謁公則覘顏色恒沾
沾喜今年已巳 皇上召公入爲御史大夫舍人
促裝將就道時太夫人年六十矣三月二十六日
實爲誕辰公乃奉太夫人坐堂上率諸弟諸婦諸
孫羅拜堂下上康壽觴先是揚州江都兩學諸生
與鄒公友者蔣啓賢田獲麟等十有九人過余館

言且造鄒氏願謁子之文以往余謂諸生壽云何也諸生曰太夫人廣陵人也當封君盛時商游兩淮賓客連騎結駟宴會則鳴瑟跕屣故豪靡也今又鼎貴易致華侈顧兢兢于儉約醇謹以爲家法又曰鄒公旣貴祿入常不給太夫人不以滌滄綺縠爲念每周於宗黨親戚及貧賤之交尤饋問不遺儉足壽也仁足壽也諸生將以此誦祝之矣余唯唯否否於是揖諸生告之曰太夫人蓋天壽之也曩者權奸父子鴟張虎噬氣焰昏天祖宗之紀

綱法度爲其所更士夫之禮義廉恥爲其所喪極矣極矣公慷慨上疏憤不顧身世宗皇帝立斥權奸詔獎公直言是時也百工交賀於朝萬姓騰懽于野兩儀以之復正三光以之倍明是其爲德非折檻引裾之眇小者矣天人之際施畀敏於響應酬報白於質劑金滕啓而反風魯戈揮而退舍矧於鄒公乎矧於鄒公之毋乎昔敬姜陳勞逸之戒舉先王之典旣克永年少君齊德司隸並抗高節獨康豫壽考親見其子孫游登三事夫豈或然

之數哉鄒公直節表於臺中盛德播於寰宇 聖
天子眷注方隆日夕將秉樞軸以禔福元元奠安
社稷太夫人益申錫於耄耄期頤天篤之矣魯人
頌壽母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言名立親顯與天
地同無疆也海內之人遠在萬里者莫不願介太
夫人之壽然則諸生所以頌所以祝者其原本天
所以壽之之意倡乎海內哉

南臯文集序

余昔聞廣陵忠諫之臣蓋有桑御史云當 世廟

時奉天門災御史上疏請停工役飭邊防且劾戶
禮兵工四部長奉職無狀詔罷張林二尚書而諭
嚴張二尚書供職未幾敕御史按順天會遘危疾
疏乞骸骨嵩故銜御史也走府中嗾王都御史曰
桑生托疾辭艱 上閱疏震怒也若不上章糾之
禍將及矣王素重御史而御史有宿憾於經歷李
錚時時譖御史短王惑焉及是錚贊之力遂如所
嗾指論之下御史獄廷杖八十謫戍九江二十六
年以死海內莫不憤恨嵩而稱御史之風節矣余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一
過九江望御史謫所又未嘗不蘇蘇隕涕焉 今
皇帝御極詔卹錄忠諫之已沒者贈御史爲光祿
少卿余是時適守江都文學掌故也部使者檄采
輯 世廟實錄今制官三品乃得立傳余謂桑公
讜言激烈足以表示當世且 先朝賜謫近地容
納之恩不可湮沒無紀也於是爲桑御史傳上太
史氏公之子太學生履吉履約因彙次其平生章
奏詩文爲集復委余序嗟乎余何足以重桑公哉
粵稽廣陵在漢劉瑜上書論中官邪孽咎徵所由

時畏其切直拜爲議郎及瑜旣死宦官悉焚所上
書以爲訛言方桑公論四尚書斥嵩尤甚也嵩從
中匿其疏而桑公倉皇就戍草亦不存何其事與
李節類耶吉也約也能刻集以傳則桑公剛大之
氣高明之識達國體中時務哀而不怨直而不迂
可與古作者並驅而談塵諸篇亦稗官野史之纂
著矣御史之嗣人善承家學又曷媿於劉氏之子
琬哉桑公諱喬字子木門人稱曰南臯先生集凡
八卷廬山紀事與真詮二書則刻布已久不在集

中

西岡遺事序

世所謂賢豪者類非游閒公子之名無巖處奇士之行卽富矣而行誼無稱此乃布衣之俠所羞也曷足道哉夫富者仁義之資也故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淵深而魚生山溪而獸往人富而仁義附焉倚頓監鹽郭縱鐵冶與王者埒富烏氏僕比封君與列臣朝請蜀卓氏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宛孔氏連車騎游諸侯天下號饒益矣而

史遷獨稱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宣曲任氏衣食皆田畜所出公事不畢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是不亦積財能散先公後私乃所謂賢豪耶嘉靖末余至江都沈汝淵何叔節每爲余言甘州黃隱君之爲人惜不及見矣二公鄉先生之祭酒其言閭史也退而考之諸生因知其事寡母撫孤姪出馬鏗之獄歸喻暎之喪氏行甚備且納數百緡助築寶應城奉千金修江都廟學其事可爲世勸視吾民竭力於寺觀日矜

賢豪殆一壤矣余聞本根大者華實盛黃隱君之
行誼蓋宜而好行其德者也一何鞠躬君子耶傳
曰德厚者流澤光德薄者流澤卑要天道非荒芻
無宰者淮以南千里已誦義無窮厥後其必昌哉
興化潘啓明纂次其事狀誌傳爲西岡遺事一卷
大都錄中備矣余故不論論其著者云

送督撫大中丞雙江方公擢南司空序

淮海爲東南重地開府于茲蓋控扼襟喉保釐畿
輔也嘉靖中 世宗皇帝命漕臣兼督撫如宣德

之舊加慎簡歲轉粟百萬以實京師而所撫則百
萬之衆宿勳貴胄世族良家策士勇夫弩人劍客
又百萬如林日聽號令於轅門內緝萑蒲之盜外
備海島之夷以護衛 中都爲金陵肘腋厥任實
爲重哉隆慶改元 聖天子嗣大歷服疇咨其選
詔卽家起雙江方公來蒞之公以壯猷弘畧之望
總肅清海甸之權經邦偉俗之才膺綬撫軍民之
寄鎮靜弗擾列郡晏然督率有期漕政畢舉威不
加於赫赫而將自不懈恩不急於煦煦而兵自不

驕治不暇於紛紛而民自不病運謀堂序折衝尊
俎善師不陣善政不張道路頌焉公曩守松郡也
訓練士卒倡激勇敢擒勦海寇保障孤城及巡撫
楚中節鉞所至功名甚著君子謂其懷來之政被
於邾郭羔羊之節風於官寮汪濊之澤達於昆蟲
扞蔽之功首于函夏今茲之所宣力展采殆紆畫
素定績用有成於以仰答 簡命而翊贊中興其
方國之元老 熙朝之蓋臣非耶 聖天子重念
公勞晉爲南少司空蓋眷注益自茲隆矣命旣下

下日戒行某某謀所以贈公者念不足贊揚盛美
然崧高烝民古誼存焉蓋竊有所聞矣司空掌邦
土居四民時地利率其屬以佐 國家工役之令
留都 陵廟所在歲所必修飭者也 上供之舟
輦器服歲所必監造者也河渠隄堰歲所必濬築
者也弓矢戈戟凡諸兵仗歲所必稽視者也百司
之廨宇及倉層庫舍歲所必繕緝者也司空實專
其職至於助大工修鉅典軍興之不時水旱之或
急又不領於一歲之經費底慎財賦裁節用度莫

非社稷之役可不謂之重且難與公今往當其事矣昔伯禹以司空作相六府三事允治皆奮庸熙載亮天功者也且宣王策命召虎申之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留都乃周之岐山顯被寵錫必于此焉蓋猶召康公之在岐山矣行將宅端揆贊密勿正玉衡而平泰階當宁所側席焉然則淮海金陵之勞烈播之詩書不亦齊微於伯禹召虎哉此實某所厚望於公也

黃淳甫詩序

太史公紀載賢士大夫之業多稱家學賈誼之孫嘉能言尚書韋賢之子玄成明於論語城固鄧公賢良起家章也修黃老言顯于諸公間張廷尉子摯不能取容當世馮唐子遂爲奇士田叔子仁不以百金傷先人名萬石君奮有建慶以質行醇謹著嗟乎衣冠禮樂盡在是矣後之史家往往敘安平崔氏汝南應氏王逸少之累葉能書劉孝綽之羣從競藻是雖辭藝亦爲難焉彼貂蟬聯襲金紫輝映何足道哉余往來燕趙齊魯梁楚之墟從薦

紳先生游好覽當世名家所論著斐然盛矣而文雅儒業克稟家風者一何尠也浮淮至廣陵吳人黃君淳甫與余通書淳甫父勉之習于北地李獻吉海內莫不知有五嶽先生江左好文學恒推轂黃氏具見王元美藝苑卮言中今年客自姑蘇來訪以所刻淳甫詩示余曰淳甫願足下有言也余亟讀亟歎曰名父之子業在箕裘不當如是耶夫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馬粵之舳艫豈土性使之良哉幼而枕席之衣食之不遷於異物雖欲不良

不可得已淳甫覃思六籍抗志浮雲藜藿不充短褐不完一室蕭然有先人書二萬卷古圖書數百函三代秦漢鐘磬鼎彝頗具日與同志翫游其中謳呶嘯吟咕囁咄嗟而神情悠然於三江五湖之外蓋其詩殆南華暘扶搖之懷鴻寶挾風霜之氣矣余竊聞之北燕綿祚召公之烈也趙武復立成季之勳也然三郤之後降爲皂隸伯陽之政不能保叔鐸之祀是又遵何說耶蓋爵位常墜于盈滿金玉每亡于多藏惟明德是秉爰克永世素業勿

替可以紹乃前聞也昔范宣子談不朽魯穆叔則對以立德立功立言而御龍豕韋不與焉夫豹之所謂不朽者斯淳甫所以世其家爲五嶽先生之子也歟

送陳光州入覲序

河南天下之腹心也東則芒碭西則陝洛北則趙魏南則宛葉汝鄧而光爲襟帶重郡由光走中原故楚漢以來侯王百戰地也今黍麥棗桑井廬鷄犬布滿於其間父老子弟所治者戶口租繇腰膈

酒脯婚嫁賄賂之事與鬪鷄走馬蹴鞠彈絲之戲往來不出鄉烟火接於境間故時侯王荷戈彎弧奉旗斬馘處遺跡不可指此曷由哉孰非高皇帝經畫郡縣列聖深仁四郊不覩烽燧皓首不識金革民得以枕席食飲乎盛矣盛矣三二年來水旱青災因寡積聚且苦於祿米困於戍守疲於供億甚則流亡轉徙土著者鮮舊德之族椎剽者習犷悍之風頗爲父老子弟憂殆非折肱者所以彫其耗補其虛察其陰陽鬯其榮衛滋養於腹心

以壅護四肢也則守令固不可無仁厚長者與今年夏崐山陳公敬甫奉命補守光州以初秋至適旬日持檄入汴往返輜軒中得以熟觀田野蕭條狀於是日孳孳急民事問疾苦審歉荒省里甲之征緩追胥之役招流移之衆安富實之家下勸借之條備賑濟之粟且興工作以食饑餒修學校以嚴祭祀禮師儒以重風化舉孝廉以表鄉閭不急切於催科勾攝獄訟簿書要以拊循嫗育爲本而其舍人米鹽自給不以民之一薪一蒸一魚一

蔬入於其庭公於光也可謂膏澤窮困師帥民萌爲腹心之計厚矣昔西京良吏儒者以文飾治能者以武破姦渤海潁川導溝洫勸耕桑延問三老率先孝弟趙張二王氏設購賞勤追躡姦宄衰息稱肅清焉光州三月之政顧在彼而不在此豈趨文具營幹局師爲翁赫可喜之事而不以種樹溉田興學移風爲務者哉茲上計考功修覲聖天子倘以曩治鄭州最嘗知名留備九卿如漢故事光之民能復望公襜帷耶異時建名臣碩輔之畫

展采亮工益爲天下腹心計固自今日徵之路出
兩河見父老子弟且慰勞之曰 聖明在上置若
等於枕席食飲者有日矣余與二三僚友率諸生
祖公於郊因書不佞之言爲贈策云

送林幹夫掌教確山序

余幼學於泰泉黃先生三四十十年不更他師今海
內人士傳其學爲卿貳侍講讀者頗多而轉相授
受支分派別不可勝紀困於章句不能纂序舊業
以衍大其教如余者碌碌人也 是年春謬來典教

光郡獲與河東林君幹夫爲同官君以經學與光
之諸生談質疑問難開發旨要出於箋注帖括之
外朝夕尤以行誼相砥礪見其樸而儉毅而有守
甘淡泊於菹鹽以爲常過余齋中歌詩鼓琴聲出
金石悠然如聆鹿鳴伐檀文王騶虞之遺音愛其
閒雅詢之乃知其爲涇野呂先生判解時弟子也
淵源信有自哉無何擢爲確山教諭確山於光不
三百里而近王君崔君俱以寅好悵然難別光之
諸生樂君之教又知余於君者深也問所以爲贈

余惟古之職於教者嚴而重今之職於教者輕而卑古之受其學者與今之受其學者面則唯背則嘲从則忘其姓名者異也夫學制盛於成周州黨之間有鄉老焉贊鄉大夫而書其賢者能者獻之于王國老詔於王者無北面也其嚴而重如此漢興齊魯諸儒治孔門六經天子數詔茂材受學高第都講更數傳譜列千有餘人猶必曰伏氏書也田氏易也申氏轅氏毛氏韓氏詩也廣川董生齊胡毋生瑕丘江生春秋也曾高堂生禮也國家有

大議論下太常會公卿於庭令博士傳經義以對往往曰臣師之說云云諸家弟子之業豈能一日忘其師耶余曩聞黃先生每稱薛文清公爲真儒而友於呂先生最从余又及見呂先生於金陵誦其甘貧寡過力行求仁之學今碌碌尚終身守黃先生家法期不辱於儒林況確山爲汝南多才之地篤信好學游於君之門者必如光之人士樂承君教也嗟夫余何以贈君君經術行誼甚備將以博士弟子待舉上第益衍大呂先生之學而不忝

薛公之鄉矣

靈均詩草序

士之釋畚鍤出閭巷孰非先生長者爲之游揚哉
曩余過真州讀邵生七志異焉生字長孺一曰靈
均朱先生仲開爲余言其爲人余亟欲論交弛擔
廣陵則屢已及門矣與之發六籍之言譚千古之
業風神映照袁虎開美揚髦精出謝萬迺上杜父
標鮮恐不能過也久之乃知其幼孤茹苦瑣尾伶
仃菽水蒿廬朝夕筆研心之鬱結無聊繾綣惻怛
又甚乎似楚大夫矣夫離騷之作其文約其辭微
其志潔其行廉誠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
者也靈均諸詩方之楚詞卽廣狹不倫大都敘事
陳情感今懷古託興芷蘭寄賞丘壑不可觀志行
之潔廉耶昔郭泰詣叔度則信宿忘返遇茅容則
勸勉就學而許邵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
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其弘獎
風流挹納才雋何嘗論綺紈廢屠釣而忽夫不鳴
不躍者哉靈均憤發甚銳奔詣可到異日有能兼

國風部文集 卷之五
先哲之長鴈行國士者必斯人矣關中李季常爲
刻其草寄求余序嗟乎余何足以知靈均觀者因
朱先生之言卽詩以考其人當知東南之美不但
會稽之竹箭而已

白雲樓集序

聲音之道與政通也詩之成音豈徒暢其驩忻怡
愉之情而宣其鬱結底滯之思已哉周室宣王大
雅爲盛皆卿士大夫之作也方是時光輔洪猷賢
哲並用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業成中興

之美播爲聲詩倚乎休哉蓋嘗聞之厚人倫美教
化達於事變而懷舊俗善乎卜商氏之言詩也自
夫侈麗淫溢之詞興律格聲響之體變六義之教
漸滅甚矣 明興以來詩昌於弘治正德間 世
宗皇帝時比部諸君子振之彬彬益起古舒雷公
肇元擅賦詠之才負經濟之學曩官西曹因題其
集曰白雲樓志所自也余過南陽公守是郡唐藩
宗正紹齋君刻斯集成公不鄙余辱命爲序受讀
卒業省署之篇則盍簪夷懌家居所著則敘倫篤

厚奉使行役有周爰咨諏之懷焉治邑理郡有推
慈布惠之心焉懸思廊廟故其效忠也勤攄力四
方故其拓畧也廣大都才與學稱卿士大夫之所
以翊佐太平潤色王業者公非其人耶昔漢文翁
爲蜀賢守奮迹廬江蓋舒產也立文學精舍講堂
石室七經教授諸生鱗萃蜀學比於齊魯司馬長
卿楊雄王褒之徒於是出焉然文翁之學不少概
見公之厚倫興教篇什所著盛矣盛矣誠聖主之
名虎方叔尹吉山甫也壯猷遠志揚厲所及謂不
可繼江漢常武之音哉余因不辭爲題於簡端云

竹西集序

嘉靖末余至江都留三年所廣陵故輻湊地煮海
爲鹽歲佐大司農之急富人飛芻輓粟塞下而待
次受鹽於此聞諸富人多新安產率耳瞬額語毫
毛析利高下論訾豪俠者交相游揚而薦紳先生
所不道也然新安人士與余游者慷慨行誼嫻於
文辭又何所遘異於所聞耶程君良學與陸無從
邵長孺善而儻居學舍旁數過余齋中茅茨共翳

首循不厭講德談藝朝夕甚驩退則掩關掃軌讐
校經籍翫弄古鐘鼎琴劔以終日一不問家人生
產創與吳叔承買地結屋爲竹西社以奉余游實
無從叔承長孺所訂約而何介之朱仲開汪德弘
陸華甫李鳴卿蔣子夏倪惟思黃定甫吳子化何
叔友吳孝甫吳虎臣汪和叔葉茂長葛士修與鳴
卿之子季常余之子莘一時咸集於是竹西二十
一子稍稍聞於海內矣余隨牒光州又二年長孺
華甫先後來訪以良學竹西集請序嗟夫余豈一

日忘竹西游而不念新安人士哉夫鄣山之下漸
江出焉其人衣冠閎闊響慕文雅前史記之矣唐
之盛時吳少微許宣平媿聲嘉謨推高太白殆龍
驤鳳儀軼覽千仞也卽王希羽汪台符亦豈盡出
施肩吾方玄英下者良學詩沉蔚清暢可繼前哲
而行尤矚然不爲諸富人態詩曰皎皎白絲在所
練之良學之得於其游者豈淺鮮哉雖然無愧竹
西矣

泰泉集後序

今海內學士大夫文章著錄者無慮千百矣率卮
辭無當故實罕稽其建標獨詣力障橫流者功固
不細或弗能原本六經故其言不雅馴每歎夫著
述之難也泰泉先生集六十卷嗣子在素在宏刻
旣成大任歸自河洛俾序未簡嗟乎樞衣授業四
十年于茲無所發明奚足以窺先生之蘊也夫仲
尼不作著述誠難矣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
遺教未泯易詩書春秋三禮皆顓門師授高惠文
景以來文章爾雅陸生新語賈生至言劉安雄烈
馬遷史記子政說苑次公鹽鐵楊雄太玄庶幾乎
著述也他如過秦二論天人三策長卿論意巴蜀
莊助風旨淮南鼂錯實塞下之議吾丘挾弓弩之
駁斯咸暮晝宗社施著令甲非經術之彪顯哉後
儒高譚頓悟危志玄虛工尚藝文競馳靡曼志玄
虛則聞見黜習靡曼則懿實寡豈仲尼所謂論篤
君子者耶今自先生集觀之其於陰陽律歷之變
山川輿地之廣性命道德之原帝王經綸之業備
於論著遜志好古日新富有聖以爲的道在人倫

故恥於標立門戶心以爲師學弘天則故究於叅
贊璣衡蓋篤信乎洙泗之實學而發揮乎西京之
鴻裁視玄虛靡曼之徒度越萬里矣惜鼎鉉未登
著蔡已沒天不憖遺哲人其萎車服禮器故在精
廬徒能與諸生誦河東之篋而已先生所著又有
樂典通曆庸言鄉禮小學古訓姆訓詩經通解春
秋傳意六藝流別革除遺事翰林記南靡志廣東
通志廣西通志廣州志香山志羅浮山志不在集
中百世之下論著述者於先生之書可按睹矣小
子謏劣誠奚足窺先生之蘊哉

臥游集序

臥游集者婺州胡元瑞所爲詩也元瑞嶽峙一方
其詩寓名山大川者名臥游云予嘗過錢唐南望
天目諸峰鬱鬱葱葱多奇氣焉慨然念其時豈鮮
特達磊砢之士如古所稱述哉乃今元瑞當之否
耶然耶元瑞髻髻嫺於古文辭卽卓犖雄藝苑中
遂籍名鄉書數上春官旣歸圖五嶽於室曰此身
爲吾有矣能終作兩淞地白眼兒耶乃恣意上媚

千古獵百家之藪讀書益自喜而時與邑明府喻君邦相酒相勞而相樂也已至要其所托棕靡不欲攄天地萬物之精而歸於吾之學然及於陳廷之隼防風氏之骨商羊之儻而龍威丈人之秘文剗若拭囊而取而北地濟南所揚屹者西京六代而下指掌如也蓋彬彬成一家言云而欲然走千里於都而屬不佞序不佞以爲司馬子長好觀名山大川足跡徧天下游江淮涉汶泗闖九疑浮沅湘以歸其所謂子長文有神來者獨任少卿耳元瑞臥游而天下名山大川罔不寤寐親焉其所謂元瑞詩有神來者獨一不佞乎哉不佞嘗讀元瑞長夏閉關詩曰尼父六經日誦鄴侯四部時開領取千秋萬世從他九棘三槐志蓋泚泚洋洋如其偉人哉而其所嚮往者瑯琊矣睹游仙詩可紀焉蓋古之人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又欲藏之名山大川傳之通邑大都而欲徧於不知者之耳而入於真知者之心其寓意淺也藏之名山大川還乎造化非名山弗稱也其寓意深也夫以元瑞

之材甚高氣甚雄卽持上駟以馳天下之中搜山川之奇瑰風俗之羯夷鬼神幻變之狀俠客博徒之好盡挾而極意於千秋之業靡不可而乃托之臥游以外足於象內足於理爲愉快元瑞豈不意且吉也元瑞業進於道已則何事於不佞言不佞因所托而筆之敘曰不佞述而遂重雒陽紙而紫氣燭天乎異日者當問諸天目名山也

歐虞部文集卷之五終

程